

梁平县文化艺术书系

◎ 秦臻 张习文 著



梁平木版年画艺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

公共文化艺术书系

张习文 著

梁平木版年画艺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平木版年画艺术 / 秦臻 张习文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624-8636-7

I. ①梁… II. ①秦… ②张… III. ①版画—年画—
介绍—梁平县 IV. ①J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2913号



责任编辑: 刘红梅 书籍设计: 周南江 周蕾
责任校对: 刘红梅 责任印制: 赵 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0.75 字数: 237千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636-7 定价: 16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梁平县文化艺术书系

总编委会

总顾问

蒋宜茂 吴盛海

顾问

张子玉 唐诗平

主任

向时明

成员

陈果立 陈良玉 邓忠祥 郭东斌 高志平
刘承美 刘原 彭敏 彭雪莲 王玥
阎乔 杨贤毅 杨贤仁

木版年画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它既是民间在年节之际用来迎春、祈福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老百姓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理想追求的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形式。

重庆市梁平县的木版年画，据有关史料和专家考证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与川西北的绵竹年画、川南的夹江年画齐名，因其古朴的造型、别致的画风、鲜明的地域特色而蜚声中外。1997年，梁平木版年画赴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发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和广泛关注。2006年，梁平木版年画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梁平木版年画作为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但是，由于当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梁平木版年画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梁平木版年画的生存状态和保护工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目前，梁平木版年画市场的萎缩、传统雕版的散失、制作工艺的退化以及年画品种的锐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秦臻的《梁平木版年画艺术》一书即将出版，嘱我写序；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但也不忍辜负他的信任，就将个人有关学习研究民间美术的一些体会与认识写下来与他切磋交流。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广大群众的热情关注。有些地方将它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甚至作为脱贫致富的一个项目；在学术界也有人提出了创新和发展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的观点。面对这些情况不得不引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更深入的思考，有些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还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和任务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即活态传承问题。一般来讲，民间美术的生存状态有三种情况：一是有作品传世，但在传承上已经人亡艺绝；二是有作品，也有传承人，但因为各种原因传承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濒危状况；三是与市场相结合，正处在一种上升趋势。最后一种情况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作品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的地域特点和艺术特色；二是粗制滥造追求经济效益，淡漠了其文化内涵。对于以上三种情况我们应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那些已经失传的民间美术应尽量收集作品，作为历史遗存放到博物馆里供后人学习借鉴；现在尚有传承人而又濒临灭绝的民间美术应该是我们保护的重点；而那些进入市场后已失去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品，可以任其发展作为文化产业的课题加以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些情况，需要我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识别并做出客观的评定，吸取以往工作中一哄而上最后又一哄而下的教训。

民间美术保护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继承与恢复那些传统的技艺与艺术形式，作为传承人应当保持和运用传统技艺，严格按照传统的工艺、材料、造型、图案制作产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来看待，在严格保护和继承的基础上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个真实而又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保护的对象失去了她原有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技艺，则所谓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了价值与意义。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既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当前申遗热情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更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民间节日都少不了民间美术的创造，都少不了以民间美术作为节日的点缀、渲染和烘托。民间美术已成为民间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平木版年画正是这样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因此，我

们在调查与认识民间美术的生存状况和沿革规律时，绝不能忽略对节日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可以这样说，民间节日是民间美术在当今社会焕发生机的重要基础；同样，民间节日也因民间美术创作的繁荣而使人们更加欢乐，而欢乐性正是民间节日长盛不衰的重要特征。我们应当注意到，现在人为制造的节日很多，如各类电影节、啤酒节、荔枝节等；有的还以某种民间美术品冠名，如风筝节、荷包节等。有些节日缺乏真正的欢乐精神，被浓厚的商业气息所淹没，充满虚假的气氛和装饰。试想，如果让这样一些丧失欢乐精神、缺乏大众自觉参与意识、毫无文化底蕴与积淀的节日充斥我们的社会生活，劳民伤财不说，还会把我们民族长久培育起来的节日文化引向歧途，使我们的民间美术再一次失去其可能生存的基础和创作的热情。这样一些令人感到可悲又可叹的事的确应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源自远古时期的巴俗楚风和巴渝地区独有的地域环境与人文风情，以及质朴而又神秘的民俗信仰共同孕育与催生出梁平木版年画，形成梁平木版年画独有的艺术特质。因此，本书作者秦臻以一种比较通俗平实的文字展开叙述，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对梁平年画研究的熟悉程度与深刻把握。

首先，他将梁平木版年画研究置身于特定的历



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场景之中，探寻梁平年画最初的源头。梁平木版年画脱胎于红纸刷房，在几百年的历史变革中，外界因素的影响促进其精神内涵与艺术形式的不断蜕变。他在书中既论述了古老的巫神文化、宗教传统、世俗文化对梁平木版年画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深入剖析了梁平木版年画艺术图像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与社会观念意识。

其次，从以物度人的角度，对梁平木版年画的纸张、木版、颜料、印刷等材料工具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还原了梁平木版年画的传统制作工艺，分析了这一民间手工艺是如何融材、工、天、地为一体而达到材美工巧的效果；同时，从题材的分类、人物的造型以及色彩、构图、线条、刀法等方面分析论述了梁平木版年画艺术风格的形成。他不满足于一般的静态描述，而是始终将梁平木版年画置于动态的比较之中，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诠释了梁平木版年画的风格特征。

而且，还通过对梁平木版年画与同属巴蜀文化圈中四川地区绵竹年画、夹江年画的比较，以及与湖南滩头年画、山东鲁南年画、河北武强年画的比较，找出梁平木版年画与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性所在，凸显了梁平木版年画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性与艺术特质。

文章最后，作者对梁平木版年画的传承和可持续

性发展提出了“回归民间”的策略，极具现实意义。

他从认识年画的艺术文化价值在当下社会的转换出发，分析其衰亡背后的原因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探寻其“内省式”的发展机制，规避一味靠政府外力拔苗助长式的弊端，确定其保护的基点所在。这也是本书的理论贡献与其最大的价值。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日益重视，各地政府更是举措不断，积极保护、恢复、发展。就梁平木版年画而言，当地政府通过制定详尽的保护计划，发动多方力量共同推进梁平木版年画的保护、弘扬与振兴。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期待着通过秦臻君的研究，能够为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担当起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是为序。

孙建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一 美丽的邂逅——三元纸

031

第二章 雕木刻版，描绘丹青

031

材美工巧，因材施技

中篇

第三章 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034

二 精神与形式的嬗变

037

一 红纸的召唤

035

第四章 追根溯源寻画魂

035

三 民俗信仰的产物

032

二 人杰地灵的造化

007

一 巴俗楚风年画生

004

第五章 自古年画出梁山

001

梁平归来话年画

上篇

后记

一五八

注释

一五二

附录 梁平木版年画传承谱系

一五〇

二 传承与教育

〇七〇

一 产业化与保护

〇六五

第一章

梁平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当代的价值转化

〇六五

三 「内省式」的自觉

〇六三

二 「他助」的烦恼

〇六二

一 「自觉」的温情

〇六一

第二章

回归民间的传承

〇六〇

保护与重振

下篇

二 画中有戏，百看不腻

〇五二

一 古朴粗犷见风格

〇四六

第三章

古朴粗犷，天然率真

〇四六

四 手的超越——制作工具

〇四四

三 大自然的恩惠——矿物颜料

〇四二

二 历尽沧桑的雕版工艺

〇三八

梁平归来话年画

上篇

- 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 追根溯源寻画魂
- 自古年画出梁山



自古年画出梁山

闲披屏市诸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
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

这是清代诗人蓝选青在其《竹枝词》¹中为我们勾勒出的梁平木版年画产地——梁山屏锦镇当年的繁荣与年画生产、销售的盛况。

据《梁平县志》记载：“西魏元钦二年（公元553年）首置梁山县，属万州郡”，历1500余年风风雨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因其与山东梁山县同名，遂以境内平坝众多而更名为“梁平县”。其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境内丘陵蜿蜒密布，水道纵横交错，气候宜人，物产富饶，自古有“金开（县）银万（县），抵不到梁山一半”之说，享“川东粮仓”之美誉。梁平坝浅丘低、温暖湿润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不仅孕育了淳朴平和的民风，也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手工业的兴盛创造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那郁郁葱葱、绵延于西山的百里竹海催生了以竹子为原料的土法造纸业，传统造纸作坊曾星罗棋布，加之梁平坝子位处川、陕、鄂三省商贸往来流动的必经之路。生产的黄表纸、二元纸一度远销海内外，在这种背景下，得益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依靠自身丰富的竹纸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梁平木版年画艺人将土法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

结合，使传统木版年画制作从红纸作坊中脱胎而出，逐步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年画生产、销售、流通的产业链，这种集造纸、雕版印刷、成品交易于一地完成的模式为全国年画产地所罕见。

物华天宝，必定人杰地灵。梁平的民间艺人，成长于青山绿水之中，劳作在广阔的浅丘平坝间，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较少受到外来文明的拘禁，于是能够更加自由随性地进行各类艺术形式表达，形成了耿直、质朴、明朗、火热的艺术气质和精神面貌，并洋溢于以梁平木版年画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之中。同时，这个“四面青山下，蜀东鱼米香，千家竹叶翠，百里柚花香”²的世外桃源还曾吸引了陆游、来知德、破山海明、竹禅等文化名流在此流连忘返，为梁平带来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加之当地原朴的巫神文化、儒释道等文化的不断交融，各类话本小说、民间传统戏剧的活态演绎，逐渐形成了梁平民间艺术发展的母体，孕育出远近闻名的“梁平三绝”。一绝梁山灯戏，脱胎于民间“玩灯”和“秧歌戏”，后演变成拥有几十个剧种的“梁山灯戏”；二绝梁平木版年画，因其造型精美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与绵竹年画、夹江年画齐名，并称“西南三大年画”；三绝梁平竹帘，薄如蝉翼、轻若游丝，工艺历史已逾千年，早在北宋年间已为皇家贡品，素有“天

下第一帘”之美称。

不过,提到真正的梁平特产,当地小到街头嬉戏的娃娃,大到年逾古稀的民间艺人,便会用抑扬顿挫的重庆语调,配上摇头晃脑的节拍吟唱出一首流传于渝东鄂西山乡间的二十字民谣:“大竹城出麻纱,垫江城出西瓜。梁山城出纸画,美女出自富豪家。”

歌谣中的“纸画”即是指梁平木版年画。有趣的是,民间歌谣中竟将麻纱、西瓜、年画这些土特产与“富豪家出美女”这件毫不相干的世俗之事并列,仿佛年画出在梁山就如同美女理应出在富豪家里一样天经地义,所以在梁平也有“自古年画出梁山”一说。再一仔细寻味,与大竹城的西瓜和垫江城的麻纱相比,“纸画”和“美女”带给人们的是审美愉悦,可见歌谣中所吟唱的梁平人,早已超越了满足温饱的基本生活需求,上升到追求精神享受的境界,而梁平木版年画也实实在在作为梁平人的骄傲随着这首民谣在坊间广为唱传。

然而,时光荏苒,如今的我们唯有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才能再现当时年画生产、销售之盛况,今日的梁平街头也很难再听到那首曾经家喻户晓的诙谐民谣。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印刷技术的革新、文化语境的转换、传统老艺人的相继去世、市场的缺失……都在严重地威胁着梁平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年画艺人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不得不另谋生路,那风华绝代的梁平木版年画连同年画制作的手工艺人正逐渐从梁平人的生活中消失。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家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工作,梁平木版年画传统工艺抢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1997年,梁平木版年画首次集中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发了国

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相继被

《中国美术全集·民间美术年画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年画发展史》《中国门神画》和《中国民间年画》等多部著作收录。2000年梁平木版年画入选了“巴渝民间艺术”;2006年入选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梁平地区因传统年画工艺被重庆市文化局授予“重庆木版年画之乡”的称号。

2010年,我国邮政首次发行了梁平木版年画特种邮票一套四枚。此外,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休闲旅游日趋火热使旅游产业日益成为缩短城乡差距的助推器。所以如今的梁平县政府和社会各界正致力于将梁平木版年画打造成梁平文化旅游的代表性符号,使它不仅具有新年祈福张贴的实用功能,更成为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民间艺术品,这种文化身份转换给梁平木版年画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新的曙光。

梁平木版年画作为我国硕果仅存的地方传统年画之一,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地域因素以及工艺手法造就了夸张别致的人物形象、古拙粗犷的艺术美感,呈现出特有的传统意味和地域风情,在我国的年画艺术品类中独树一帜。

一张小小的梁平木版年画,不仅是形式、色彩等表面图式语言的集合,更是我国传统节年文化的象征图腾、民俗艺术的载体,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浓缩和西南地区族群文化特质的真实写照,折射出梁平人的文化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今天的人们唯有将梁平木版年画的欣赏和解读置身于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场景之中,才能发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更多的可以言说的意义。因此,让我们超越静态化、物质化“片段式”观看与解读,一起去探索梁平木版年画所蕴含的丰富人文内涵和那古拙质朴之美吧。

一 巴俗楚风年画生

在渝东连绵不绝的浅丘水壑之间，长江缓缓地转过一个弯，穿越地球上神秘而又独特的北纬三十度线，来到了一方神奇的土地。这里丘壑林立，芳草鲜美，湖泊相映交错，绵延起伏的百里竹海之间飘浮着醉人的柚花香，阡陌交通间散落着乡野农夫们高高低低的抬儿调……，可谓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便是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梁平地区。

梁平，古称梁山，因县内峰峦耸翠、古木苍郁的高梁山而得名。其历史可追溯到建置前的距今两千余年的西周时期，当时县地属庸国³。其后，于西魏元钦二年（公元553年）正式置县。据《梁平县志》载，梁山于秦、西汉属胸臆县，胸臆县属巴郡。而胸臆县所在地曾经是先秦时期巴人活跃的腹心地带，天性勇悍的巴民族和浓郁的巴文化长期繁衍于此。在春秋晚期，巴国竭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东渡汉水，南下汉江，又同楚国缔结军事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⁴，随后巴楚反目为仇，在楚人势力压迫之下，巴人不断向今重庆境内迁徙⁵，最终偏居川东一隅。当时生活在川东梁山一带的土著居民“賁（音从）人”即后世所说板楯蛮逐渐与进入的巴人相融合，统属巴族，巴人在土著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些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丰富地方内涵的巴文化逐渐形成⁶。所以后人也将巴族进入之前，原本梁山一带土著居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文化称为“先巴文化”，视为孕育巴文化的摇篮之一。

在这片热火般繁荣的土地上，饱含独特宗教信仰的神话传说成为神秘的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关于巴国起源的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后人郭璞曾在此注巴国为“今三巴是”，即巴郡、巴东郡、巴西郡三郡。“太皞”指伏羲，“后照”指巴人始祖。伏羲为汉人始祖，这个“太皞起源说”反映出当时巴人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在与中原文化频繁碰撞后开始自诩自己如中原诸侯一样，为名族之后。在《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山海经·海内：南经》还记载有“巴蛇食象”的传说：“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同时，徐慎在《说文·巴部》解道：

“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蛇形，”所以后人郭秋涛（清）和章太炎分别在《王会篇笺科》和《文始》中认为：“按《说文》巴象蛇形，巴蜀之巴名得名，盖其他地所有之物为名，如胸臆县多胸臆虫，即以为名，正是其例”；“巴盖即莽，古音莽如佬，借为巴也。”即推测巴指蛇，或因当地巴蛇横行而得名“巴国”。关于巴人建立巴国的历史传说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巴国首领廪君的传奇故事⁷：原本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的一个大型部落集团。他们最初沿河而居，以渔猎为生，活动在大巴山与巫山一带，随后从山地走出来，向东西发展，形成分支，其中巴氏子务相凭借卓越的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部落集团的领导权，被尊称为“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廪君带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扩张势力，战胜了原住民“盐水女神”后，控制了湖北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湖北恩施）建立了巴国第一个

首都。

除此之外，当地还广为流传大禹治水、禹娶涂山氏、巫山神女等传说，其中尤以神女传说最具特色。与其他地方关于贞妇烈女的故事全然不同的是，巴文化中的神女皆是勇敢追寻爱情的典范，诸如盐水女神“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巫山神女的“愿荐枕席……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不仅反映出此地母系社会遗风的长期存在，而且彰显出先民对于女性大胆追求幸福的赞颂，迥异于中原地区以男性人物为中心的英雄神话⁸，堪称华夏女儿的千古绝唱。不知这种神话信仰是否早已根深蒂固于川东人的文化心理中，以至于在后来梁平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的创作中不遗余力地表现各种女性形象，尤其喜欢表现爱情主题。这一点，在当地的市井文化、民风民俗中体现尤为强烈，甚至时至今日，在川东一带乃至重庆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是比较高的。

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成为巴人口头文学取之不尽的重要源泉，它们随着诗歌等口头文学在巴人中世代相传，并随着连年不断的征战渗透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中，如《楚辞》中就有关于巴人神话的诸多痕迹，巴国与楚国在结盟与战争中逐渐形成了“巴地多楚风，楚地多巴俗”的文化生态。据《华阳国志》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⁹。所以也有学者将楚文化称之为“巴楚文化”。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成语“下里巴人”即为历史上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例证之一，见《文选·宋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又曰“巴子讴歌，一唱千和”¹⁰，因此，“下里巴

人”的曲子因其广泛的传唱度和强大艺术感染力而一直被代指通俗的民间艺术，可见当时巴人的民间艺术早已具备旺盛生命力。

生活于高山险岭之间的巴人，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斗争和对其他部落的征战战争中，形成了劲勇、好义、质直的天性¹¹，并以骁勇好战的作战风格闻名于世，被誉为“神兵”。这种精神特质直接体现在巴人所创作的以征战杀伐为题的战歌战舞——巴渝舞之中。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賸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¹²“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可见其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彰显出巴人豪迈粗犷的民族性格。后来，巴渝舞曾一时被刘邦移入宫廷之中，成为国家祭祀庆典的宫廷乐舞。据说今天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等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而巴渝舞的风格特征也一直存活在包括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灯戏在内的众多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如在梁平木版年画中有着大量的打斗画面表现，人物身体的律动感十分强烈，姿态优美矫健，与其说是打斗，则更像是蕴含着强烈节奏感的动感舞姿，似乎沿袭了巴渝舞的刚烈勇锐。梁山灯戏中同样如此，人物表演不局限于戏曲“手眼身法步”五功，更具有热烈、奔放及粗野好动的表演特色，或承巴渝舞之遗风。

当历史的车轮迈入公元前316年，秦王派张仪、

司马错攻灭巴（川东）、蜀（川西），巴王被虏，剽悍的巴人终降于秦王，巴国灭亡。秦王在江州（今重庆）筑城，设置巴郡，把巴地纳入了秦国的郡县体制，并与蜀地连为一体，自此巴蜀两地的民族文化、经济交流大大加强。魏晋之后，梁平地区几乎完全融入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之中，成为天府之国的一部分。据统计，自秦灭巴至清朝，历史上川东地区共有五次移民运动，促进与加速了巴蜀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融合交流，其中，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最为盛大。在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张献忠自称“八大王”，率农民起义对抗清廷，在四川境内大量杀戮，史称“八大王绞四川”，紧接着又发生“三藩之乱”，使得境内灾荒不断、瘟疫接踵而至，人口锐减，一度出现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的惨景，昔日富饶的土地因战争灾害日益荒凉破败。据《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至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多万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为了收拾战争、瘟疫、天灾造成的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残局，恢复“天府之国”的繁荣景象。清政府开始鼓励其他地方百姓向四川（包括重庆）移民，即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十几省的万户移民，浩浩荡荡涌向四川地区，持续了近100年时间。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人数大约95万，其中以湖广地区移民居多。因此，在今天的巴蜀地区仍能随处可见的“湖广会馆”为这段历史的见证。现在的梁平地区，原本属于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迄今也早已不足万分之一，多是外来迁入的汉民族¹³。长达百年的移民运动不仅为川

东带来新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和传统手工艺，还促进了商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客家文化进一步融合，为梁平地区孕育了特色艺术文化生态。这种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深深植根于梁平木版年画的文化系统中，与其他民间艺术一起，书写了“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历史画卷。

艺术往往被视为某一族群文化整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正是由于产生于本族群内部的艺术，才使该族群文化有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图像表达¹⁴。所以梁平木版年画独特的图式形象与梁山人的巴文化品格密不可分，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情一方艺”。自古以来，“质朴好义，士风敦厚”的巴人，性格豪放、率直，久而久之铸就了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巴品格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以梁平木版年画为代表的民间美术中。如梁平木版年画不同于其他地方年画采用雪白平滑的纸张，而是以糙黄的二元纸作载体，即使纸上布满了粗大的竹子纤维也并不在意。反而与洒脱飘逸的线条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本属于印刷失误的错版现象却也演绎出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再加上用手指随意抹上的“开脸”，艺人口中时常念叨的：“就是想哪个画，逗哪个画”……一切都显得那么质朴、随性与自由，与梁山人崇尚闲野、豪放粗犷、朴实自然的民风一脉相承，神秘、强悍、夸张的巴俗楚风在梁平木版年画中被重彩演绎与传承。

人杰地灵的造化

梁平本地诗人鲍少华曾满怀骄傲地在诗中写道：“高粱松峙历沧桑，六水外流走四方。田野纵横竹叶翠。丘陵起伏柚花香。两槽一坝似仙境，五岭三山作画廊。自古文风昌盛地，人称巴蜀米粮仓。”勾勒出家乡“三山五岭、两槽一坝，丘陵起伏，六水外流”的地貌特征，一语道出梁山地区的富饶之态。侍如其名，这里四季温润，常年云雾缭绕，宜人宜物，稻麦丰稔、松竹、桐、柚等经济林木蔚然林立。而山中丘陵间河流蜿蜒密布、纵横交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川东第一大坝豁然中开，古洞盘龙、石云归马、福利钟文、万石春耕、垂云北观、赤牛卧月、高粱耸翠等“梁山八景”风光迤迳，令人神往。那山长岩峻、奇峰崔嵬的东山，峰峦逶迤百余里的中山和被誉为“竹类天然博物馆”的西山如同一道天然屏障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世外桃源。

由于梁平地区西连大竹，浅丘坦途，东西两山遥遥相望、绵延起伏，涉百里竹乡，汇成竹海。丰富的竹子资源作为大自然给予的恩惠，促进了特殊的乡土工艺的生长，赋予梁平手工艺显著特征。梁平人在农业生产之余，就地取材，不仅以竹子为原料编织打造各式家具、农具、玩具等生活用品，还造就了“薄如蝉翼淡如烟”的竹帘工艺和以竹子为载体的土法造纸业。传统造纸作坊曾遍布山中，一度成为“川东造纸基地”。据《梁山县志》记载：“昔日梁山乃巴蜀重要驿道贯穿之地，古时为商贾、文人于三峡入川，在万州登岸赴蜀都之必经。县西袁坝驿（年画产地）即较大古驿栈，曾勾通川东忠、万二州与川北绥定、

顺庆二府重要通途。”¹⁵所以，地处大巴山南坡与川东平行岭谷之间的渝东平坝丘陵几何地带的梁平地区，自古便是连接鄂西、陕南的交通要道。随着南来北往、四面八方的商贸来往，人员流动与文化融合不断加强，促使梁平经济相应发展，甚至曾一度成为农耕时代西南地区多元文化的汇集地和经贸文化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屏锦、袁驿两地小城镇的文化经济和传统手工业被迅速带动起来，土法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巧妙相结合之下的木版印刷的年画艺术随之广泛传播。¹⁶所以作为自然经济状态下农耕文化的产物，梁平木版年画依自然界的节奏而产生、传承和发展，对其原创主体的民族、地区及其文化背景、当地环境都有着较强的依附性。

除了梁平木版年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优越的农业生产还促进了梁平其他民间艺术的发展。如脱胎于民间“玩灯”“秧歌戏”传统的梁山灯戏，盛行于民间的说书、傩戏等。尤其是梁平民间文学“竹枝词”最为特色。它是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过来的一种诗体，最初由民间歌谣组成，唐肃宗时期，顾况《竹枝词》中记有“巴人夜唱竹枝词，肠断晓猿声渐稀”，后通过范成大、陆游、刘禹锡等文人吸收其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体。其语言通俗明丽，欢快活泼，以咏民俗风情居多。曾有人诠释道：“辘轳太史采风诗，下里巴人举不知。掀拾街谈和巷议，一齐编入竹枝词。”民国时期，张孔修编《高粱耆英集》¹⁷，辑录梁山竹枝词65首，描述了诸如“梁山年画”“梁山竹帘”“梁山锣鼓”“梁山灯戏”“秧歌戏”等当地各种民间艺术和乡土人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喜爱民间艺术的群体被培养起来，各类民间艺术百花齐放、不断发展，逐渐将梁平



民间文化艺术分为四类：一是以梁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白夹竹手工纸、刺绣、蓝印花布为代表的民间工艺文化；二是以梁平地区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为主的民俗文化；三是以全国重点寺院双桂堂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四是以梁平灯戏、癞子锣鼓、抬儿调等为代表的民间表演艺术。这些民间艺术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构成梁平民间艺术发展的母体¹⁸，为梁平木版年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也成为梁平地区除文字记载之外，一种无声的活态历史文化记忆。

“梁邑扶輿磅礴之气，酝酿宏深。”¹⁹作为自古以来连接川东川西的“夔之咽喉”，梁平县据梁山飞练亭之雄，怀蟠龙泉瀑之奇。这一方如同幻境般的宝地在孕育民间艺术、培养底层农民审美情趣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汇集于此，带来文明教化之风。使梁平日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温柔富贵之乡，诗书簪纓之族”。比如南宋诗人陆游和范成大等在此吟咏山水，流连忘返。陆游在《题梁山军瑞丰亭》诗中无不艳羡地写道：“都梁之民独无苦，须晴得晴雨得雨；史君心爱嫁如云，时来此亭按歌舞。歌阑舞罢史君醉，父老罗拜丰年赐。”范成大《峰门遇雨泊梁山》诗云：“虎狼地僻炊烟晚，风雨天低夏木寒，行尽峰门千万丈，梁山鼓角报平安。”²⁰后来，还有魏

了翁、曹学佺、吴省钦等文人过访，并分别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梁平留下足迹。如果说自梁平置县距今的15个世纪的前几百年中，梁平地区保留着世外桃源般的神秘与默然，充斥着尚未开化的模糊记忆，那么文人墨客的相继造访终使这块土地逐渐清晰、鲜活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那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天然诡异的山洞、无名无姓的荒山野岭等皆在艺术名流的笔下被赋予“高粱耸翠”“古洞盘龙”“崖泉瀑布”“赤牛卧月”“福利钟文”等雅号，愈加为梁平美景增加了人文色彩，为外界所神往。

明万历年间，梁平有一位被称为“来夫子”的怪人，自诩“不愿富贵金堆屋，不愿神仙骑黄鹤，但愿朝朝快活春，醉后长歌太平曲”。在他52岁那年，“因读《易》如醉，不平宋儒不言象只言理”²¹，遂远客万县虾溪，一心钻研易学。最终，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省事录》《省觉路》《周易集注》等著作，其中因《周易集注》中的观点而谓其易学为“绝学”，成为我国易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被收入《四库全书》，受到当时神宗皇帝的重视，宣旨进京，予以封官嘉奖。而“襟怀磊落，如光风霁月，不拘于绳趋尺步之间”的来夫子却放弃了赴京做官的机会，以布衣终其一生。他的这种潜心治学、清贫自守、不慕名利的精神为当地人所敬仰，使得百姓们津津乐道，士